

1.....

是母亲送我去读大学的。她没有出过门，却依然逞强说，有啥难，我曾经一个人走五十多里去逛庙会呢！那是母亲走过的最远的地方，也是她最值得骄傲的一次出游。尽管她只字不提，回来的时候是怎样迷了路，天快亮了才摸索着回到家，且见了等在门口的我，一下子就抱过来哭了。是我努力地装作大人，安慰她，她才抹掉眼泪，说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自己孩子了呢。那一年，我12岁，但却开始懂得，原来不是所有的母亲，都那么坚强。她们的眼泪，一半是为生活而流；另一半，则是给那个胆怯羞涩渴望依靠的自己的。所以，对于这样一次远行，我担心的不是一路的疲惫和辛苦，而是因为母亲的相陪，会不会给此次出行，带来预想不到的麻烦。

但还是上路了。尽管大部分的包，都要由我来提；瘦弱的母亲，拎两个包，就已是累得气喘吁吁。我装作毫不费力的样子，将她手里的包一把夺过，

说，妈，你尽管跟着走路就是了，你儿子这么个大个子，岂能白长了？母亲便擦擦满头的汗，怜爱地冲我笑，但还是不听劝地抢回一个包，大踏步地走到我前面去。车站上人多得几乎把我和母亲淹没了，常常不留神，便有人横穿过来，隔开了我和母亲。但并不怕，因为母亲会很响亮地用方言喊我的小名，这在被普通话充塞了的人群里，是极易辨认的。我只需循声看过去，便会找到穿了暗褐色上衣的母亲，继而觉得温暖心安。

买票，排队，焦虑地走过去看候车室里的钟表，看到人群哗哗地前移，自己也会跟着紧张；等到要坐的火车终于来了，心里更是有考试似的慌乱和紧张，就怕晚了，再也赶不上。这样的焦灼，其实母亲是比我还要多的。她几乎每隔几分钟，就会问，到时间了吗，千万别错过了啊。那时的我，反而平静下来，买一份报纸，闲闲地给她读上面的新闻；尽管她丝毫听不进去，眼睛一直盯着检票的地方，耳朵，也细细听着外面火车经过时轰隆轰隆的响声。但我依然坚持着读，且认定，唯有如此，我才尽到了保护母亲的义务。

2.....

终于安全地坐上了火车。母亲显然已是疲劳，像很多个夜晚，我在做题，她陪在一旁，已是频频打起了哈欠。才44岁的她，精力明显不济，自从几年前父亲去世后，常年的操劳，已经将她原本就虚弱的身体，迅速地击垮。她依然努力地在我面前，表现着自己的顽强和能干，抢着洗衣做饭，抢着做一切她认为劳累但能体现她的价值的家务。就像现在，她坚持不睡，要看着我们的几个大包；且坚持说，有妈在，儿子你放心睡就是，我熬两个晚上都



母亲，

我是你儿子

□文 / 吉安

行呢！我看她一脸的疲倦，还有眼睛里的血丝，只好撒谎骗她，说开学后还要测试英语听力，我再看会儿书，妈，你先睡，我们轮流看着。她这才相信了，头歪到一边去，不过是片刻，便起了轻微的鼾声。

母亲这一觉，睡了5个小时。醒来后看见窗外微明的天，立刻便满是愧疚和不安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孩子，妈是不是真的越老越不中用了，怎么就睡那么死呢！我递给她一杯热水，安慰她说：晚上记忆就是好呢，学了很多东西，不愁考试了。她这才稍稍松了口气，抬头看看我们的行李都好，便略略羞涩地笑道：孩子，你也睡会儿吧，妈现在很精神呢。

10个小时后，我们被人群裹挟着，走出了上海火车站。而后提着大大的行李，无头苍蝇似的东冲西撞，终于在股股热浪里，找到公交，一路站着到达了学校的门口。

3.....

幸好有老乡来接，免去了因为环境陌生，而要带着母亲四处奔跑的劳苦。最终安顿好的时候，母亲突然小声地说，咱请人家吃顿饭吧，让这些孩子帮这么多忙，多不好意思啊。这句话刚刚说完，几个老乡便不由分说地拉我们同去学校的餐馆里吃饭，又说，你母亲今天就是代表咱们大家的妈来的，无论如何，妈妈来了，咱做儿子的，都得好好表现一番。

这是母亲第一次和这么多“有学问”的人同桌吃饭。尽管有儿子在身边陪着，她还是拘谨。昔日那个最擅待客之道的母亲，突然地像个遇到陌生人的少女，还没有开口，脸已经先红了。我和老乡们自如地谈论着与学校有关的一切，母亲一句也插不上，只是温柔地看着我们高谈阔论。偶尔有人想起来让她吃菜，她立刻就手足无措地朝我看过来，像一个试图寻求大人保护的小孩子。有一次，因为紧张，连筷子都弄掉了。我看出这一顿饭，她并没有吃饱；我们说话，她安静地听，我们让她多吃，她则因此更慌乱地不知该把筷子往哪个盘子里放。而我，却是在事后，才想起，为什么就没有像她带我走亲访友时做的那样，在她的碗里，高高地堆满她喜欢的菜呢？

母亲当然是不同意住旅馆的，她说，浪费那些钱，还不如妈给你多买些好东西吃呢。母亲就是这样，觉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，永远都是浪费；只有儿子吃了喝了用了，才有价值。我无法说服她住旅店，她亦不愿意总是麻烦老乡，便只好拿了凉席，抱了毛毯，像许多家长那样，在学校的广场上勉强

凑合一宿。

天依然很热，母亲几次劝我回宿舍去睡，我都拒绝了。我说，妈，你忘了我最爱在平房上睡觉了吗？这广场，难道不是比咱家的平房还要凉爽舒服吗？母亲这才笑着躺下来，看着头顶上闪烁的星空，突然柔声道：孩子，你爸要是在，一定会埋怨我，没有好好照顾你的。我没有接母亲的话，因为，我知道她或许永远也无法明白，哪怕她什么也不做，只是静静地陪着，她的儿子，就足以感受到她掌心传来的温暖和疼爱。

4.....

第二天在母亲的坚持下，我送她去车站，又打电话给邻居，让他们去接。买了站台票，一直到火车快开了，才下来。从窗户里看见她，头发蓬乱、灰白，眼睛红红的，不知是因没有睡好，还是不舍得把自己的儿子单独留在上海。车开始启动了，我看见她别过脸去，不再看我，瘦削的脊背那么孤单；便突然地难过，随即疯了似的跑到车厢门口，对着要关门的乘警大喊：15车厢靠门口第一个位置上的老人，麻烦您帮忙照顾，她没有出过门的。看见乘警淡淡地点头，我又拼尽气力高声喊：我是她——儿——子——

这句话，一说出，泪就跟着流下来。我相信母亲会听见的，因为，我曾是她身体的一部分，我来自于她，我们曾经血肉相连，彼此相依。尽管如今，我们相距日渐地远；但心，却是靠得更近。年少的时候，她全力护佑着我；时光流转，是到了我扶着孱弱的母亲，像她曾经对我做过的那样，好好爱她，好好疼惜她的时候了。

两个月后，我打电话回去，絮絮叨叨地给她讲大学里的趣事，她认真地听着，很少言语。到最后，才突然地插话，说，孩子，妈坐火车去看你吧。我听了立刻就批她，说，那怎么行，你一个人，我怎么放心？母亲的声音时断时续地传过来：可是，孩子，妈真的想你了……

母亲哭出声来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母亲已经完全像个孩子。她知道陪儿子出行，带给他的只会是麻烦；她知道坐火车去看儿子，或许会让他担忧一路；她知道她的到来，或许会让儿子在同学面前，感到尴尬；她知道儿子已经是成年人，可以不需要她就能自由地飞翔，可是她依然想要给他带去这些烦恼，只是因为，一日日老去她，对他的依恋，是那般的深。

而这样的依恋，岁月什么时候，就从我手中接过，转交给了母亲？